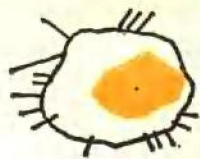


死亡三角地

黄志远 著



.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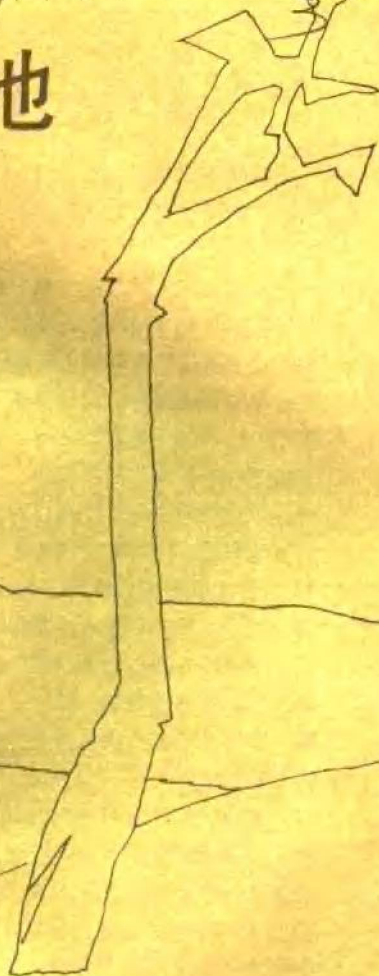
浙江文艺出版社

黄志远著

Bk44125

87
1247.5
2150

死亡三角地



934515

责任编辑 陈云生
封面设计 邵秉坤

死亡三角地

黄志远著

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(杭州武林路125号) (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)

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9.25 插页2 字数198,000 印数00001—35,000
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: 10317·318 定价: 1.35 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包括《死亡三角地》、《惊破绿窗幽梦》和《火，在子夜燃烧》三部中篇小说。

《死亡三角地》描写在一座小山城的郊外，有一块神秘的“三角地”。几年来，这里葬送了三百五十多条人命。在一个金光灿烂的正午，它又吞噬了一对新婚夫妇……新任公安局长夜闯“三角地”，引出了一个扑朔迷离的案件。

《惊破绿窗幽梦》描述的是一个发生在有着辛酸历史的家族里的故事。为争夺遗产，异母哥哥精心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，使身处逆境的异母弟弟，离奇地改变了处境，陷进了金钱、名誉、地位、淑女的旋涡之中，面临着爱情、道义、良心的考验，经历了一场心灵的搏斗，最后终于作出正确的抉择……

《火，在子夜燃烧》描写了在子夜时分，一场大火烧毁了白鹤宾馆的五楼。围绕着这个损失惨重的失火案，在四个共产党员和一个心灵受到腐蚀的姑娘之间，展开了曲折而又微妙的故事，燃起了爱火、恨火和妒火……

三部小说文笔流畅，描写生动，悬念迭起，引人入胜。

目 录

- 1 死亡三角地
- 45 惊破绿窗幽梦
- 190 火，在子夜燃烧
- 292 后记

死亡三角地

一 奇 祸

标有骷髅图案的路标出现了，随着白色小轿车的缓缓行进，由远而近，渐渐逼近眼前。骷髅旁标着两个醒目的红字：危险！

这是小山城S市的郊外，细石子铺就的公路蜿蜒伸展，参差成线的柳树，在初秋正午和煦的暖风里，懒洋洋地摇曳着细枝，除了那辆慢速行进着的轿车外，公路——连同两旁近乎荒芜的原野上，没有任何活动的物体。

暖烘烘的阳光爬进车窗，把几束金光投在后座那对新婚夫妇的脸上。衣着华丽的俊俏新娘，微闭着一双丹凤眼，妩

媚地斜靠在新郎的肩上。离家前的美景良辰多醉人呵：宴会厅前，身着结婚礼服的她和他，恭候着络绎不绝的宾客；喜宴上，人们高举酒杯敬祝新娘、新郎白头到老……

“同志，能再开得快些吗？”

“不行，你没看见路旁的那些路标！”

“同志，……”

“嘎！”车子猛地一个刹车，年轻司机恼怒地回转头来：“你还有完没完！你看看这四周，看看这公路，有车吗？有人吗？不是为了送你们赶火车，打死我也不会走这条路。这不是近路，是死路，懂吗？”

恢复了沉静的车子，又缓缓地开动起来，在看不见尽头的公路上爬行着。

闭眼遐思的新娘笑了。她在笑自己的丈夫，这个书呆子就知道赶回他的实验室去，重新去进行他那个有成功希望，但不知何时能成功的实验。唉，急啥呀。新婚旅游，误一两天归期有啥关系，那个实验室够你忙一辈子的！她也在笑那个汽车司机，说得那么凶、那么怕人干吗呢？她知道，如果没有那两张火车票，没有她这个漂亮少妇的苦苦哀求，这个年轻司机是说什么也不会送他们抄近路赶火车的。当然，她也明白，司机的危言耸听，无非是为了抬高自己的见义勇为，为了多听几声感激的话。对了，下车后，挎包里的那两袋夹心巧克力别忘了给人家，算是对他冒险行车的额外酬劳吧。

车子越过一个浅洼，震断了新娘的遐思，她懒洋洋地睁开眼来，观赏着阳光融融的车厢和车厢外的景色。如果能永远这样无牵无挂地紧靠在爱人的肩头，在明媚的阳光里郊

游，那该多好啊！她甜滋滋地想着，从包里摸出水果糖，温柔地往丈夫的嘴里塞了一块，又将剥开糖纸的糖放到司机的手肘上。就在这交手之间，她意外地感觉到司机的手在颤抖。

恐惧掠过新娘的心，她的头紧张地扭向窗外，又一个骷髅图案出现了。骷髅骨上的两个空洞，在太阳的反射下，发出黑幽幽的光，连同旷无人迹的原野和路边的汽车残骸，形成一种少有的恐怖气氛。

一个黑点出现在远处的三角路口，新娘吃惊地睁大眼睛，随即欢天喜地地嚷叫起来：“前面有人，有人了！”在她看来，只要有人，公路上就不会再有什么危险。

“闭上你的嘴！”司机歇斯底里地骂了一声，内心的恐慌泄露无遗。

“同志，有什么情况？”在一旁冷眼观瞧的新郎小心翼翼地问。

“疯子跳，灾祸到。今天看来是难过鬼门关了。”司机抹了一把额上的冷汗。

“那，我们退回去吧。”新娘惊恐地扯住司机的衣袖。

“不，今天我倒偏要闯闯这个鬼门关！”自尊心陡增的司机，猛地加大油门，车子象离弦的箭，冲向前方的三角地段。

黑点渐渐地增大，并随着轿车的逼近而清晰起来。一个面目清癯的老人出现在车子的前面，他撑着拐杖，伫立在一个三角地段的前面，阻挡着车子的通行。

“嘀嘀，嘀嘀！”司机按着喇叭，向老人迎面冲去。五十米、四十米、二十米……车子不可阻挡地朝前挺进，而老人

却微闭眼睛，似乎在等待着车子从他的身上碾过去。

十米、九米、八米……，人和车在相持中逼近，冷汗开始从司机的额头一滴滴滚落下来，紧握方向盘的手上，暴凸出的青筋在急剧跳动。

“啊！”新娘胆战地用手捂住眼睛，不敢再去观看这场精神的搏斗。

就在老人即将被碾成肉泥的一刹那间。新郎猛地起身扳住司机的肩，狂叫道：“刹车！”与此同时，司机的脚也死死地踩住了刹车踏板。

“嘎！”轿车在离老人不到一米处停下。“妈的，这个疯子！”司机恶狠狠地咒骂着，抬手挡开新郎的手。

闭目而立的老人似乎松了口气。他提着拐杖，无声地摇着头，呆滞的目光乞求似地盯住司机。

司机摇下车窗，破口大骂：“疯子，你找死呵！”

老人面颊的肌肉抽动着，他恼怒地举起拐杖劈头就打，但举过头顶的拐杖只是无力地垂落下来。怒狮般发作的老人，象被枪弹击中的猛兽，猝然间威风扫尽。白发下的脸庞半是痛苦，半是哀愁。

“丧门星！”色厉内荏的司机把头缩进车窗。车子开始往后退却，在离老人十多米远后，横转车头缓慢转弯。

疯老头笑了。他仰头望望正午的太阳，得胜似地走到路边，拎起放在一旁的菜篮。

司机盼望着的就是这一刻。只见他用力一拉操纵杆，车身一偏，飞快地越过疯老人，冲进一个约有半公里长的三角地段。

“停车！减速……”醒悟过来的老人发疯似地扔掉菜

篮，追着车子边跑边喊。

司机得意地转过头来，狡黠地朝着新婚夫妇一笑，加速驱车前行。

二、三分钟后，快速行驶着的轿车，象断了线的风筝，呈S状在公路上摇摇晃晃起来。

“司机同志……刹……车，”处在眩晕之中的新娘，无力地摇晃着趴在方向盘上昏睡的司机。新郎则挣扎着试图爬到前座去。

新娘的手垂下了。昏迷的瞬间，她又看到了正午金灿灿的太阳，想到了那等待着她的美好生活。

失去了控制的轿车撞上了路标架，扭曲变形后滚下公路。喷出油箱的烈火，笼罩住整个车子，猛烈地燃烧着。

“天哪！”踉踉跄跄的疯老人赶到了车前，在火光中绝望地喊叫着，痉挛地跺着脚下的公路。

一个小时后，荒凉的公路又回归到静寂之中，西移的太阳，淡淡地照着路标下的三具残骸和一个半死的疯子。

二 奇怪的报警人

傍晚，三角地事故现场被闻讯赶来的警车、消防车、救护车及出租汽车公司的大型客车、小轿车围得水泄不通。现场调查在闪光灯耀眼的弧光中进行。

S市公安局新任局长李国平挤出人群，走向在一旁徘徊的交通处处长张银生。惨不忍睹的现场使他沉闷，那三具烧

得面目全非的残骸，强烈地刺激着他的神经。这是他调来 S 市任职后，接手的第一桩棘手的案件。

报警电话是他第一个接到的。“三角地又翻车着火，快来人！”报警人狂叫一声后便挂断了电话。大概正是报警人异乎寻常的语调，促使他在转告交通处后，立即带领几名助手赶到久闻其名的三角地。

从现场看，这只是一桩普通的交通事故，但是张银生说出的情况，却是骇人听闻的。“这是在三角地发生的第一百四十六起翻车起火事故。”李国平简直不敢相信：在这块不到一公里长的地段里，竟会发生如此多的事故！然而，张银生的神情又显然不是在开玩笑。

“造成事故的原因是什么？”

“从来也没查清过。”

“这……”李国平惊诧地打量着满脸惆怅的交通处处长。出了上百次的事故，居然还查不清原因，这不能不使他惊奇。

“荒谬得很吧。”看出李国平心思的张银生苦笑道，

“直说吧，这也就是我们这个市的交通处处长做不长的原因。无能也好，失职也罢，可悲的是，对这个鬼地方出的事故，我们束手无策。”

李国平初来乍到，不想妄加评论。他转了个话题：“三个死者的身份查明了吗？”

“司机叫郑枫，出租汽车公司的，28岁。另一对是来旅游的新婚夫妇。唉，惨哪！”张银生愀然答道。

“郑枫，我的儿呵！”凄凉的喊声打破了事故现场的沉寂。一位白发苍苍的母亲，哭喊着从刚停下的出租汽车里出

来，撕打着挡在前面的公安人员，发疯似地扑向停放着的三具残骸。

“打死他！”

“打！打！”

突然，以出租汽车司机为主的围观人群骚动起来，几个年轻司机围住一个抱头蹲地的人，拳打脚踢。在场的其他司机则漠然观望，连一个劝阻的人也没有。

“都是些疯子！”张银生怒骂着赶上前去，粗暴地推开几个行凶者，左驾右挡，象母鸡窝小鸡似地把那个被打者护出了人群。几个民警见状，也赶紧过来挡住怒气冲冲的司机们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李国平迷惑地问站在一旁的助手浦保。

小浦叹了口气：“被打的是个疯子，叫赵铭山。几乎每次三角地出事故他都在场，又往往都是他报的案。时间一长，大家也就把出事的原因同他连起来，那些司机们更是怕他，恨他。这个疯子也真怪，不是在自己的家里摆弄一些药粉，就是象个幽灵似地在公路上游荡，有时还阻挡车子通行。今天一出事故，司机们当然又迁怒到他。这样打打还算轻的，有一次甚至连肋骨也被打断。”

“疯子报的案？”李国平条件反射似地问了一句。他想起了那个报案的电话。

“嗯，三角地这个鬼地方平时几乎没人。”

“哦……”李国平沉吟着。一个疯子居然知道报案，这使他奇怪。他走过去，观察起被打得站立不稳的疯老人来。这个麻木地忍受着毒打的人，似乎不象是一个有理智的报案人。

“疯子，快回家去。”张银生把搭救出来的疯老人推向公路另一边。

疯老人突然挣脱张银生的手：“打死我吧，我看不下去！”他扯开被撕烂的衣服，歇斯底里地叫着。

“他又发病了，把他送回家。”张银生喊来一个民警吩咐道。

“等等！”一阵突如其来的冲动，促使李国平抢前一步，扳过疯老人的肩，“赵铭山，报警电话是你打的吗？”

疯老人浑身一颤，打量着直呼其名的陌生人，眼里蒙上一层细细的泪花，流着污血的嘴角微微启动。

李国平的手，在赵铭山瘦骨嶙峋的肩头停住。

“是的，我报的案，二十多年前就报了。”赵铭山惨笑着，“有谁信？你信？他信？只有天信！地信！我信！”他挡开李国平的手，摇摇晃晃地走下公路，拐进路边不远处的一片房屋里。

李国平充满怜悯地目送着似疯非疯的赵铭山，心里疑团重重。

“这个疯子，曾经还是小有名气的地质学家。”浦保为了满足新领导的好奇心，说了一句。

“地质学家——疯子？”李国平吃惊地问。

“没错。”在一旁的张银生搭上话，“我看过他的材料。他的地质论文，曾经受到过地质界的好评。后来大概因失恋而神经错乱，老是写信给各级机关，说这里的地下水有问题，整日在公路上疯疯癫癫。”

李国平正想问下去，一个民警走过来：“情况基本查明。郑枫开车前没有喝酒，情绪正常。两个旅客在我市的行

踪也无异常。经法医鉴定，三个死者生前均无被害迹象，死因是车子着火被烧所致。事故发生时，除疯子赵铭山外，现场没有其他目击者。造成翻车的原因不明……”

“又是一个原因不明！”张银生无可奈何地哀叹一声。

“唔。”李国平困惑地皱皱眉，没追问更多的情况。他缓缓地走到三角地段中央，端详了许久，似乎酿成了什么计划，只听他低低地命令道：“返回。”

车队开始离开现场。在关上车门的刹那间，李国平意外地看到：离公路不远的村落口，有一个佝偻着身体的老人，扶着身旁的树干，透过薄薄的暮色，目送着公安车队和那辆载着三具尸体的救护车离去。

这是疯子——赵铭山。

三 神秘的三角地

……

×年×月×日，死亡5人：孙大江，男，30岁；田安文，男，43岁；赵福生，男，51岁；蔡冬妹，女，18岁；林梦英，女，35岁。

（翻车起火原因不明）

×年×月×日，死亡2人：宋俊民，男，27岁；王莉莉，女，23岁。

（翻车起火原因不明）

……

回到公安局后，李国平便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，一页页地翻着三角地车祸档案。

写得密密麻麻的统计数字，说明了“死亡三角地”这个名称的由来。三角地有什么秘密？造成这么多翻车起火事故的原因究竟是什么？李国平拚命地想在档案里寻找出蛛丝马迹来。然而，他很快就对千篇一律的记录丧失了信心。

难道这里真会是陆上的“百慕大三角”？他思忖着，推开档案来到一幅世界地图前，目光停留在美国东南面，由佛罗里达半岛，百慕大群岛及波多黎各岛所组成的百慕大三角海区上。近百年来，这里是世界上最神秘的海区。无数的轮船、飞机在海区内神奇地失踪。世界各地的学者们，提出了从海底开裂到宇宙人光临等各种假设，但都未能解开“百慕大三角之谜”。百慕大三角成了航海中的灾星，一个不解之谜。现在，出现在偏远小城S市的陆上三角地，也会是难以解开的谜吗？

只要不是神话，是谜总能解开。李国平心中又产生了一种战胜自己的倔劲。

他回到桌前，重新翻开那宗厚厚的档案，竭力想用档案上的材料，来证实自己的一个个假想。正当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，一则现场事故调查记录引起了他的注意。

“……避开那个疯子后，刚开到三角地，就感到头脑昏昏沉沉的，眼看对面的车子撞过来，却无法驾驭车子避让……”

李国平心头一亮，合上档案，匆匆来到值班室，将正在吃晚饭的浦保一把拉起：“走，陪我去一趟三角地。”

“去三角地干吗？”浦保放下筷子惊问。

“解谜！”李国平兴奋地说，“从调查材料分析，三角

地肯定有某种异常现象，说不定赵铭山知道这个秘密。”

“找疯子？”浦保不以为然地说，“他知道什么？他只是胡说三角地的水有问题，可三角地连半点水星儿也没有。”

李国平反问道：“那为什么三角地每次出事故他总在场？为什么他要到公路上拦截车子？一个疯子会知道打电话报警吗？”

“那走吧。”浦保闷头推开碗筷，从车库里开出吉普车，载上李国平飞速地穿过市区，奔上通往三角地的公路。

李国平无暇去理会浦保的情绪，他被自己的意外发现和由此产生的联想激动着。对他来说，三角地的车祸和疯子赵铭山都是谜，而引起他更大兴趣的则是冠有地质学家头衔的疯子赵铭山。

夜幕降临，郊外异常寂静。除了被车灯照亮的地方外，到处是黑乎乎的，茂盛的常青藤和枯萎的残树，在惨淡的月光里时隐时现。

一阵凉飕飕的晚风扑进车窗，浦保打了个寒噤，下意识地摸了摸腰间的手枪。

李国平从一个个的推论中醒悟过来，伸手拍拍浦保的肩：“放心，不会出事的。根据调查记录，三角地的车祸没有一桩是发生在晚上的。”他又拉紧车门，缓声说：“想到三角地死了这么多人，烧了这么多车，心里不好受呵。我在想，事故原因查不清，或许就是因为一查到赵铭山就停住，不再追究下去了。”

“你是说疯子有问题？”浦保一时跟不上新上级的想象力。

“现在还很难这么说。但可以肯定，疯子和三角地的事
故有关联。”

浦保渐渐有点开了窍：“按你的想法，疯子不疯？”

李国平点点头：“我有这个直觉。”

“不，局长，你的分析错了，我查看过赵铭山的病历，上面清清楚楚地记录着医生的诊断，他患的是神经错乱症。”
浦保说着，“嘎”地刹住了车子，“怎么样，回去吧。”

李国平皱起眉头，离开了赵铭山不疯这个假设，他的那些分析便失去了基点。他抬眼望着漆黑的公路，把心一横：

“还是去，不管他是真疯还是假疯，凭他总在事故之前拦截车子通行这个疑点，就有必要查一查。”

车子在三角地的边缘处拐进路旁的小路。浦保指着前面一片荒凉的村落说：“这就是疯子村，早先是地质队的营地。”

“疯子村？”李国平大为不解。

“因为只住赵铭山一个人，所以叫疯子村。”浦保把车子开到一个院落前，“喏，这就是疯子的家。”

“有人吗？”李国平在漆黑的院子里喊了几声后，推开房门用手电一照，这是一间用泥坯垒成的土屋，唯一的家具就是几只破旧的包装木箱。各种各样的实验用瓶、化学试剂，放得满屋都是。靠墙的土桌上，置放着两台老式的实验设备。整个屋子显得零乱不堪。

赵铭山失踪了！

浦保提着手电，在屋里走来走去。赵铭山的意外失踪，反倒激发了他的兴趣。

点起蜡烛后，屋子里一片昏黄。摔碎在地上的碗碟和斜